

珍藏版

3

林纾译著经典

《黑奴吁天录》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

LINSHU
YIZHUJINGDIAN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Linshuyizhujingdian

林纾译著经典

(第3册)

[黑奴吁天录]

[撒克逊劫后英雄略]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A decorative floral pattern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, featuring stylized flowers and leaves.

目录

【黑奴吁天录】 1

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】 137

黑奴吁天录

(今译：汤姆叔叔的小屋)



[美] 斯土活 著

林纾 魏易 译

「序」

考美利坚史，佛及尼之奴黑人，在于一千六百十九年荷兰人以兵舰载阿非利加黑人二十，至雅姆斯庄卖之。此为白人奴待黑人之始，时美洲尚未立国也。华盛顿以大公之心，官其国不为私产，而仍不能弛奴禁，必待林肯奴籍始幸脱，迹又寢迁其处黑奴者，以处黄人矣。夫蝮之不竟伸其毒，必别啮草木舒愤。后人来触死茎，亦靡不死。吾黄人殆触其死茎乎？国蓄地产而不发，民生贫薄不可自聊，始以工食于美洲，岁致羨其家。彼中精计学者患泄其银币，乃酷待华工，以绝其来。因之黄人受虐，或加甚于黑人。而国力既弱，为使者复馁慑不敢与争，又无通人记载其事，余无从知之。而可据为前献者，特《黑奴吁天录》耳。“录”本名《黑奴受逼记》，又名《汤姆家事》，为美女士斯土活著。余恶其名不典，易以今名。其中累述奴惨状，非巧于叙悲，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，触黄种之将亡，因而愈生其悲怀耳。方今囂讼者，已胶固不可喻譬；而倾心彼族者，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，跃跃然欲趋而附之。则吾之书足以儆醒之者，宁可少哉！是书假诸求是书院，仁和魏君聪叔（易）口述其事，余泚笔记之，凡六十有六日毕。

光绪辛丑重阳节，闽县林纾琴南序于湖上望瀛楼。

「例言」

- 一 是书专叙黑奴，中虽杂收他事，宗旨必与黑奴有关者，始行着笔。
- 一 是书以“吁天”名者，非代黑奴吁也。书叙奴之苦役，语必呼“天”，因用以为名，犹明季六君子《碧血录》之类。
- 一 是书为美人著。美人信教至笃，语多以教为宗。顾译者非教中人，特不能不为传述，识者谅之。
- 一 是书系小说一派，然吾华丁此时会，正可引为殷鉴。且证诸必嚙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，将来黄种苦况，正难逆料。冀观者勿以稗官荒唐视之，幸甚！
- 一 是书描写白人役奴情状，似全无心肝者。实则彼中仇视异种，如波兰、埃及、印度，惨状或不止此。徐俟觅得此种纪录，再译以为是书之佐证。
- 一 是书开场、伏脉、接笋、结穴，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。可知中西文法，有不同而同者。译者就其原文，易以华语，所冀有志西学者，勿遽贬西书，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。
- 一 书中歌曲六七首，存其旨而易其辞，本意并不亡失，非译者凭空虚构。证以原文，识者必能辨之。
- 一 是书言教门事孔多，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。本以取便观者，幸勿以割裂为责。

第一章

美国碇脱沟省交春垂二月，犹阴寒逼人。

时有二人对酌，旁无僮厮杂侍。此二人者，性情相貌大复不类。其一人狞丑，名曰海留，衣服华好，御金戒指一，镶以精钻，又佩一金表。状似素封，而谈吐鄙秽，近于伧荒。其一人文秀，家亦少康，名解而培。解而培谓海留曰：“凡今天下之习贸迁者，能如我存心，斯得矣！”海留曰：“我之宗旨万不如君！”言已，自引巨觥。解而培曰：“吾遣吾奴汤姆与尔。其人绝愿恣，属以事，匪不如志。今既属君，应多予吾值。”海留曰：“天下之奴，安有精品。君言毋乃过耶！”因又引一觥。解而培曰：“此奴事我久，凡吾物产，下逮牛马，悉竭忠佐我，非常奴也。”海留无语，良久曰：“奴固不必尽良，然间有良者，君言或不诬。”解而培曰：“此奴信基督教，故发言咸由衷。”海留曰：“吾曩者市得贫家奴，既转鬻，得剩金六百元。盖吾业贩奴而处奴弗刻，今汤姆如此之善，固应厚偿君值，特吾业近拙滞，不能出重资，奈何！”言次，叹息不止。解而培知其鄙啬，然无计取赢，复语之曰：“吾心恋此奴，若能少破君囊，则事当速成。”海留曰：“君若更媵我以小奴，无论男女，则当如约。”解而培嚼龈而答曰：“恨恨！吾非贫薄，安忍鬻奴，又安能于此奴之外更媵以雏奴！”

语至此，门辟，陡入一稚子，约四五岁，貌绝慧黠，雏发未燥，笑处辄动微



溺，两目精光耿然。见海留，意殊骇。海留见其服饰之善，心知此奴必为主人主妇所厚昵者。解而培令其跳舞，举止备极灵警，主客大悦，赐以果饵。海留忽起，拊解而培之背曰：“可以此儿见媵乎？”时有少妇猝入，而稚子直扑其怀，不待辨，知为此奴之母矣。然此妇人时，而海留眼光，已两两注射，上下周彻，犹商贾家之觑得美货焉者。解而培呼曰：“意里赛，汝来何为？”意里赛曰：“吾来视海雷。”海雷亦以主客所赐之饵掬示其母。解而培曰：“将儿去休！”意里赛出。

海留曰：“君若将此美奴鬻南省倭里恩城，必得厚值。吾相奴多，貌亚于君奴倍蓰，得值恒不贲，矧君奴之美如是耶！”解而培曰：“吾万不恃此奴以发迹。”海留曰：“君若许售，吾必不吝重值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决不售君，吾妻之意，虽积金如奴之高，亦非所屑。”海留曰：“妇人安知贸迁中之关键。君但与语：去此奴，即可因其资购金表、制首饰，何为不售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尽君多金，无济也！”海留颜色顿异，忽大声咤曰：“此雏奴吾必将去！”解而培曰：“天下竟有蛮武如此，可以强夺人奴者！”海留曰：“吾跋涉间关，始至君家。因吾良友思购一僮，想此雏奴，万能当意，故云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吾万不能夺彼母掌上之珍以为吾利！”海留曰：“妇人狡桀，吾所深恶，若能调遣其母，则取子易耳。待其见觉，其子已远，徐徐饵之以物，思力可以顿杀。”解而培终不答。海留曰：“黑奴之心与白种别，过辄忘之，不必有凄恋之情。人言贩奴之人，往往斫丧其良，吾则拊心未尝有悖。以吾行贾不同于恒人，盖人之贩卖稚奴，皆若鹰取狼攫，无论失雏之母悲哽何状，但得活产，便凶悍不复后顾。吾尝闻有一妇人念子，渐就羸槁以死。因鬻儿时，儿锐啼恋母，母随之行，主人肩镬其母别室，啼号竟夜，肠断以毙。买者之家，遂丧其值至一千元之多。吾深以主人为非计。吾远有所惩，不敢非法以绳奴，故得葆固有之良，亦不亡应享之利。”解而培时方剥桔，不复酬答。海留又曰：“吾贩奴将数百次矣，未尝亏损，以吾法良于人。吾之良心，人多以操业弗良而掩吾之善，吾实不服。吾尝有同伴某某者，处奴极酷。吾常告以稚子离母，其始恒哭，可勿夏楚。彼即受榜，于尔何益？即妇人恋子而哭，亦天性使然，尔若以力抑制，悲愤内燹，已足戕生。若少为假借，以杀其悲，则容貌光泽，于吾亦可以得良价。然吾友恒以为妄，故奴多物故。吾恐丧吾资，故不与合券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君所言者，竟自以为善乎？”海留曰：“然。凡吾买人之子，必勿令其母见之。彼不恋子自戕，即吾为善之验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则吾所

以处吾奴者转不善耶？”海留曰：“以吾度之，殊未必胜。君硃脱沟之人处奴过厚，及他鬻，匪不习故骄惰，往往见窘于新主。何如及其未鬻时，先授以楚况，更入他氏，便不以为怪，为术不更良乎？且吾素以天良自信，恐后人无及吾者，故劝君循吾法以御奴，当无不善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吾自适吾事，君自用君法。”于是二人均无语。海留旋问解而培曰：“君意云何，而吾意决如是！”解而培曰：“徐容与吾妻图之。君且勿言，家人多口，风声流入帷闼，此事殊不易了。”海留曰：“诺。唯余性躁烈，不能久延，趣为谋之！”整衣将行，解而培曰：“夜来更至吾家，当得当以报。”

海留既去，解而培大愤，自念若人猛鸷若是，须以靴蹴踏之，始伸吾忿。彼唯索吾旧债，胁奴为抵，公然肆其压力，只此可知人生负债之苦矣！且吾妻仁恕，安能以奴抵债之事告之？矧此小海雷，吾妻尤极卵翼，去之必且悲顿万状，吾将何术解之？大抵解而培之为人忠厚，自谓需奴之力，必留有余，不如他处尽奴之力勿令休息。主人役奴之法，苟得奴之力足以生财，即不敢过苛以取足。是时国家之政，虽准有力者互市其奴，然旧主待之有恩，亦不能禁新主之暴虐。以此推之，似乎仁爱之风，尚未美满尽善。解而培之为人，和平温厚，处奴有恩意，复有程度。此回负海留之债，故不能不鬻其奴，实则非夙心也。

方解而培与海留议论时，意里赛尚在门外窃听，二人未之觉。既闻海留以夙债劫胁主人，将攫海雷以去，方欲更听其余，忽闻主母遥呼，遂入，然心悸色朽。主母爱密柳怪之，穷诘：“何由忽作此状？”意里赛失声哭，不能语。爱密柳必欲诘之，意里赛曰：“吾主父方同一贩子语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彼主客自语，何涉尔？”意里赛曰：“主母知吾主父将卖去海雷乎？”言已，哭不可仰。爱密柳大愕曰：“尔亦知而公向不与南省贩奴者语乎？尔母子能循分操业者，而公断不鬻尔。且海雷为尔爱子，尔固爱之，而他人心眼之中，诘亦同尔亲昵。尔勿哭，且为吾理衾枕。”意里赛曰：“主翁若道卖海雷事，愿主母勿许之。”爱密柳诺。是时意里赛得主母一诺，意想略舒，徐为整顿卧具。爱密柳者，贵家女也，识力高旷，心术惠懿，硃脱沟之第一闺秀也。恒人仁爱，特托空言，而爱密柳之为人，实于行为中推见其仁爱。矧其为人，崇奉教门，虽其夫操行与之微异，而每见爱密柳闺政整肃，因而加敬，故家事听其柄握。凡驱使约束奴仆之事，解而培一遵轨范，以为吾既不德，苟吾妻为吾树德，即亦吾之恩意也。此时爱密柳虽闻意里赛



语，以为吾夫善类，必不为此，即亦不复当意也。

第二章

意里赛者，受覆于主母以长者也。硃脱沟之俗，凡畜奴家，奴每佹瘦，而解而培奴多伟岸，女仆亦温雅类大家女。邦人多称此一家。所以意里赛得主母言，实深恃而无怖。意里赛貌美，若在他姓，久已出易重资，爱密柳坚不许，必为之择善配，乃嫁于他姓之奴名哲而治·海雷者，幹奴也，已为其主人遣往威立森机器厂充工。

哲而治机警巧黠，实为厂工第一。威立森大悦。时厂中新制一沷麻机器，为该厂所无，即哲而治手创者。哲而治躯干面貌均佳，为是人人爱昵，咸与交契，不复计其出身，威立森亦穷极恩礼。特其原买之主人百端凌践，仍以兽畜之，未尝少假颜色。嗣闻其为厂主创制机器，声名喧噪，亦自临视。威立森见哲而治旧主莅厂，遽敛手为贺，贺其得人。哲而治因陈其所制之机，详细指画，意以媚悦主人。然微露得意之色，主人不悦。自念此奴恃能，改其常度，将来寔不可制。陡然变容，立令其归。哲而治婉转哀鸣，求竟其业，主人厉色弗答。是时威立森亦为缓颊，主人终弗许，且曰：“此吾奴也，君可勿与！”威立森曰：“若得所请，当不吝其工值。”主人曰：“吾意不属，虽重金莫夺。”他工亦告主人曰：“君但观制器之敏妙，似可释然于怀，令其留厂矣。”主人哂曰：“此奴制器虽佳，不过省沷麻之工。吾视其人，即吾所使之机器，欲如何，即如何耳！”哲而治忿极，血脉僨起，颜色灰败。威立森私曰：“第归，吾当脱汝于阨。”主人瞥见之，计二人私语，殆将图脱，然吾断不令此奴有生趣也。既归，乃以人世至苦之事役之。

先是哲而治与意里赛定情后，始隶厂工。隶厂工二年中，为生平最苏息之日。而威立森既悦哲而治，又审其有妻，故常许其聚处。解而培夫人亦喜意里赛事得其人，至为欣悦。意里赛生二子，均夭，怆恻已极。续生小海雷，遂渐忘其先殇之二子。嗣复闻哲而治见虐于主人，复大戚。然威立森爱哲而治甚挚，常至其操工之所慰之。意欲与主人语，令罢工，复就厂役。主人曰：“吾自有计断，君可勿为吾奴筹生路。”威立森曰：“彼受役吾厂，得资终胜于此。”主人曰：“当

时在厂验器，吾见尔二人附耳作密语，吾甚不悦。然主权在我，君尽可勿与。”威立森闻之，期望始绝。于是哲而治执役乃日厉，备人世不堪之苦，均容忍受之。

第三章

明日，意里赛晨起梳掠，凭阑若有所思。背上有人以手拊之，意里赛回眸一盼，瓠犀粲然，哲而治来也。意里赛曰：“哲而治，若何来？亦知吾见尔而心有所怡乎？吾主母已他出，尔可至吾卧处恣谈。”乃携手入闼，顾哲而治曰：“胡为不省吾儿，且何憔悴至此？”时小海雷双垂雏发，依倚意里赛膝前。意里赛摩抚儿发，以口亲之。哲而治叹曰：“吾匪特不能护吾生路育此子，即吾之生路，亦将垂尽矣！”意里赛应声哭。哲而治曰：“尔哭，亦知吾心碎乎？吾第道不出耳。吾意甚念尔未嫁之先，尚有几微生路。今吾私计，似万难使尔母子聊生。天乎，奈何！”意里赛且哭且语曰：“哲而治，尔胡作此伤心之语！尔我恩意，岂复穷期，乃必作此奇痛之言，以貽吾戚，何也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尔言良是。”遂抱置小海雷于膝，详视其面，而眼泪直溅小海雷颊上，顾意里赛曰：“尔世间绝佳之女子，为吾目中所仅见。然此时甚望尔勿见我，我勿见尔，斯得矣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君言仍复怖人。”哲而治曰：“此时吾心若逾黄蘗，吾命贱同病畜。恨尔嫁吾后，毫无生趣，且过此以往，行且累尔，故甚愿其死之速也。”

意里赛曰：“吾知尔近不为厂工矣，且主人遇汝酷，吾习知之。然尔当平理其气，勿暴烈以戕生命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吾坚忍已极，当主人勒归时，未敢抗辩。即吾所有力值，亦一以奉主人，囊中不蓄一钱。主人犹不我直！”意里赛曰：“君心原足自白，第勿更逢主人之怒。”哲而治怒曰：“是何物，尚为吾主人者！且彼何所凭恃而称为吾主人？彼人，吾亦人，吾自度胜彼耳。吾自省所能，读一书，制一器，思力均高于彼。是盖我所自具之思力，非彼督责使然。吾至今未尝享彼之赐，彼苟得主人分际，何为兽畜我耶！彼役吾，较役牛马尤酷。若有隔生宿憾，令吾莫齿于人者！”意里赛曰：“闻言，我心滋悸也。吾度尔悲忿如是，必将有流血之思。然流血之事，亦勿怪尔。特君亡，将焉置我母子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吾

每事裁抑，含忿而退。今事势日逼，实无生人之理。血肉之躯，焉能终受此厄。吾每当罢役，少欲读书作字，仅此亦不遂吾欲。吾初意勤恳任事，事讫或得余闲。彼觑吾闲，又复授以苦役，必不许有苏息之一时。彼时时詈吾，吾终不答。彼转以为蓄毒不时发，是逼我以走险矣！”意里赛曰：“奈何至是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吾昨日掇地上巨石，载之笨车。彼儿突出鞭吾马，马受鞭腾蹕，吾止以勿然，马性难驯，防将蹄汝。弗听，仍力鞭之。吾更言，则反鞭及吾背。吾急握其手，遂以足踢我，且入告其父，谓吾不逊。彼父出而大怒曰：‘尔知吾是尔主乎！’令以绳缚吾树上，遣子楚榜吾身，其子果力鞭不止。”哲而治语至此，誓曰：“吾终复此仇耳！谁令彼作吾主人者！”意里赛曰：“以吾之意，必以主人之礼事之，唯命是听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尔主人佳，可以此礼事之。且尔食尔衣，均主人之泽，吾则日困鞭捶之下，何能甘心为彼服役。吾终不受压力矣！”

意里赛闻言益怖，自以相处日久，未见其如是躁烈者。哲而治曰：“若前日予我一小狗，吾谨饲之，意实引为同类。此狗亦驯，夜则睡吾榻，吾行则掉尾以从，似知悯吾所苦。一日吾方喂狗，遇主人出，彼斥吾日耗其食：‘使黑奴人人均畜狗，则吾资耗不可止矣！’令以巨石系狗颈，沈诸河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尔亦听主人之言，死此狗乎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否，彼自为之。狗向吾哀鸣，意似求救。主人仍怒吾不手尽此狗，竟扞我百数。吾自念须令彼知吾非楚楚所能诚服者。彼若不知变计，仍肆淫威，则吾将行其所欲为矣。”意里赛愈栗，颤声言曰：“尔万勿为此凶悖之事。上帝至公，必当救汝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吾不更信上帝！吾苦，上帝安知之？”意里赛曰：“吾主母尝谓吾：人到苦恼不可解救时，必须归心上帝，或有感应。”哲而治曰：“此语第当出之安乐窝中人耳！若处吾境地，当不知如何怨黷上帝！吾心非不向善，特天良为悲忿所壅，因而犴亡。尔尚未知吾被苦到幽隐处耳！”

意里赛曰：“主人近何状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彼甚悔吾得尔为妇，迁怒及尔。主人常谓吾之倔强，均尔指使，令从今以后，不当更履此地，逼吾另娶一人。其始特谓为恚怒语耳，昨日果命吾娶妙拿为妇，若不声诺，便即鬻吾南部。”意里赛惊曰：“尔我定情，是礼拜堂牧师为证，那可负约！”哲而治曰：“吾辈为奴，听主人号令，安能据理自脱。所以吾甚不愿尔之事我，又不愿有此妙婉之小海雷也！彼小海雷到头，亦与吾等耳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吾主人恩重，何由至此！”哲而

治曰：“主宁能为铁人乎？主人死，安保不售于他氏。矧小海雷慧黠如此，他售之期恐愈促，尔之伤心，无穷期矣。”意里赛骤闻此语，忽忆昨日海留之言，心大慌扰。趋视小海雷，而小海雷正跨木马之上。意里赛喜，挟之以出，意将以海留之事告哲而治，恐益增悲怀，遂不果告。亦隐恃主母之仁爱，当不失所。

哲而治起曰：“今别矣！”意里赛曰：“行将安适？”哲而治曰：“赴坎拿大。若此行得当，当力脱尔于奴籍。汝主人佳，当无意外之变。吾行甚适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尔主人遣骑追蹶奈何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吾万不落人手，脱不幸，有死而已！吾只有此二策：一在脱厄自由，一唯致死，更不为奴矣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君慎勿自裁！”哲而治曰：“彼若获我，且杀我，何待自裁！”意里赛曰：“君诚念我，既勿自杀，亦勿杀人。唯在逃中能自防卫，即仰托天主之庇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吾归必不动声色，当私饬行事。吾有密友数人，必能协助，尔勿斤斤于怀。尔于一礼拜中若不得凶耗，则吾行已向坎拿大矣。吾逃后，尔须日日祈祷上帝，俾冥冥中庇我。上天怜尔义心，吾行或不被难。”遂执手别。是时二人对视移晷，默无一言，而泪落如线，盖彼此均防无更见之期也。

第四章

解而培之仆汤姆，即与海留所论卖者，居近解而培舍右小屋中。汤姆之妇曰克鲁，为解而培夫人司庖，生三子，其二已稍长，最稚者尚在乳下。以解而培夫妇仁爱，克鲁夫妇亦欢聚，有天伦之乐。汤姆常受学于主人之子名乔治者，所以稍能读书。乔治亦甚昵之，不以常奴齿。

一日傍晚，汤姆为邻人延饮，宾主歌呼，方极酣嬉，而丧败意致之事至矣。是时贩子海留正于汤姆欢乐之际，来款解而培扉，趣署券。解而培延之入座，几上已胪列文房。解而培以笔画纸为算，既具，掷券于海留。海留复取笔核之，无讹，遂请解而培署押。解而培奋迅而书，意颇快快。海留既受新券，遂出其宿逋之券还之，曰：“今君债偿矣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吾逋固清，吾心殊歉。”海留曰：“君有憾于吾耶？”解而培曰：“海留，尔将吾汤姆去，纵转鬻之人，当择善而畀，勿令吾汤姆失所。”海留曰：“君以汤姆授我，尚不能定吾为善人，又安能禁吾转

售者之必善耶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吾唯以负诺故，以汤姆予君，良不得已。”海留曰：“君安知吾之转鬻于人，必得已乎？语虽如是，必尽吾之心，置彼善地。因吾亦欲掬示此心，以对上帝。”解而培默然，似未深信，取雪茄吸之，主客遂别。

第五章

是夜解而培归寝，出片纸就灯阅视。其妻方对镜晚妆，忆及意里赛语，乃问解而培曰：“今日吾家客琐琐作市语者谁耶？”解而培曰：“是名海留。”言次，状颇惶遽。妻曰：“海留何人，胡至吾家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吾以会计事与之商略。”妻曰：“既为会计来，何由径率无主客礼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吾速之来，欲清吾逋耳。”妻见解而培状愈惶遽，乃诘之曰：“客得毋为黑奴贩子乎？”解而培曰：“何由知之？”妻曰：“前日意里赛至吾许，道君与海留密计，将鬻其子海雷。余意君必不残忍至此，或意里赛听误。”解而培不能猝答，只曰：“彼云然耶？”妻曰：“吾告意里赛：若勿以此芥蒂于怀，吾坚信尔主翁未尝为是丧心事。纵使发遣，亦断不落此伧侩之手。”解而培字其妻曰：“爱密柳，尔言惬吾意。吾纵欲遣此，亦不浪付此人。特吾状颇窘，势不能不遣奴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奴果属此伧侩乎？”解而培忸怩久之，曰：“吾已署券卖汤姆矣！”爱密柳骇然曰：“汤姆事吾极忠，今乃亦在遣中！且君少时，汤姆已事君。君尝云：当令汤姆脱奴籍。今既卖汤姆，然则意里赛之言又似实矣。”言已，大忿。解而培曰：“君既悉吾事，吾固不能更隐。然汤姆、海雷均署名券中，且夕将发。然卖奴之事，常有之，君何怪为！”爱密柳曰：“君既欲卖，胡不再谋，而必卖此二人？尔知汤姆为极忠挚义之人，小海雷又意里赛独子，尔何忍心鬻此两人？纵为势所迫，亦何必属之此伧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唯此二人，彼始出重价。且海留言：若更卖意里赛者，其值当尤巨。”爱密柳遂直斥解而培曰：“伧哉，君也！”解而培曰：“吾良知君不欲，曾峻拒不答。”

爱密柳既斥其夫，旋亦懊悔，乃谢曰：“吾以气愤，乃口不择言，君其恕之。吾终须筹划良法，俾此二仆勿出吾门。君若必属此伧，则二人性命且岌岌！”解而培曰：“吾固知之，特吾无术以脱此困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吾愿尽去衣饰家具，必勿苦此二人。自吾御奴，凡奴于吾家者，咸令读书为善。今若鬻卖，与吾教彼为

善之心，自相柄凿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君心吾极爱重，初不欲将此事奉告。君纵尽去其衣饰家具，彼贩子尤必齟齬。海留之为人，凶暴无检，吾又负其债，若不遣此二仆，彼据债券，将尽毁吾家始已。果尔，则吾夫妇又何以自活？吾本欲更贷于巨室，如券还之，不愿去此二仆；乃海留目见小海雷婉变，故必欲并汤姆将去。吾此时已被其压力所制，彼如何，即如何耳。”爱密柳乃隅立，若有所思，既而掩面哭曰：“上帝有知，必不令此贩子竟得死所。自吾稚齿时，即知畜奴之家，负大罪过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尔竟欲不畜奴耶！吾俗谓不畜奴者，异端耳。国俗如是，乌能不畜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吾意固如此，吾又极知此畜奴之事，断非公理。”解而培曰：“若必如是思想，岂不违背牧师之言。若还忆前一礼拜某牧师所宣之言乎？”爱密柳曰：“吾后此将不用其言。彼牧师养尊处优，非奴不可，其言又焉可信！牧师所言，证以吾之天良，终究有悖戾之处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君语虽如是，然必有吾必不得已之所为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吾何不谅之有。”言已，出一宝贵之金表，示其夫曰：“脱此能易吾小海雷乎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吾思此物恐难相抵。因吾已自签押，彼理直而吾情曲，奈何？彼若气动，尽可以券赴诉刑究，则吾家所有将为讼而空。”爱密柳曰：“海留竟猛暴如此耶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彼性情坚如牛革，而复严冷难近，并无一隙慈善。冀其反悔之日，犹之枯骨在窆，生气久尽。人苟饵以重资，虽所生亦可日中为市。”爱密柳曰：“然则汤姆及小海雷果不免矣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彼破晓即来索人，吾当避却，不忍更见二人生别之状。君亦于明日遣意里赛行，勿令彼见其幼子被人攫去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吾何必去，吾将以发遣之情告汤姆，俾汤姆知彼主妇盖时时心乎其人耳。唯意里赛遽别其子，实无术以脱之。吾不知所积何孽，乃伤心至此田地。”

方夫妇商略之时，竟有从外窃听者，盖解而培背内而坐，其外适有巨榻蔽之，当爱密柳晤见其夫时，已久遣意里赛归寝，意里赛忽焦悚不能成寐，伏此榻后听之，直待两人寂然时，始快快行，色如死灰，股弁至不可制，齿震震相触有声。意里赛本有姿首，至此竟大减其平时光艳之色。因自决策，先求天主默为之相。

既至寝，见卧处家具陈陈均足留恋，盖因物而益恋其主母，唯见小海雷雏发如沐，伏枕酣睡，至可可怜念。意里赛面海雷语曰：“儿至可怜耳，乃渴睡都无所知，亦知主人卖尔乎？然尔母当以死卫尔！”此时意里赛欲泣竟不成泪，若苞血

于眶，痛极不可径出。于是作书曰：“主母鉴此：婢子此行，极感吾主人，不能以婢子在逃，遂谓为负心不感激者。昨宵主人主母往复诘驳时，婢子伏榻后，一一闻之。唯婢子救子情切，主母当勿以负恩见责。主母善念，上帝知之，后此必将被戮于天。婢子行矣。”书讫，折叠其楮置案上。因检海雷衣服，束之腰囊，并索海雷玩物，亦琐琐藏之。盖妇人恋子之心，虽在颠沛琐尾中，其精神亦全注爱子身上。因轻拊海雷，促其苏醒。时海雷拭其睡眼，喃喃语曰：“阿娘急装，将向何处去耶？”意里赛不能答，唯注视海雷良久。小海雷慧绝，知其母必有所事，遂亦不诘。意里赛曰：“勿声！外间有暴客来，将捉汝！然尔娘尽其凶暴，必不令吾儿为彼攫去。吾今与尔同逃静密之地，勿令此贼侦逻。”言次，已将海雷衣服结束精紧，遂抱海雷拔关而出。时夜气极清，星光满天，防海雷新睡初起，稚质见欺风露，以衣幂其顶。海雷亦以手抱其母项际，将出大门时，有狩狗当关，见意里赛出，帖耳摇尾，作声来近。意里赛低呼狗名，令勿吠。此狗似未知意里赛半夜启关何作，见意里赛上路，乃急尾其后。

未移时，至汤姆门外，乃叩关。时汤姆与克鲁皆未睡，克鲁惊曰：“门外是何声耶？”趣汤姆起，曰：“其声似意里赛。”门辟，火光外射，突见意里赛容色更变。汤姆曰：“若病乎？”意里赛曰：“吾将吾儿自今逃矣。因主人将卖吾儿，痛不可割，故尔。”汤姆夫妇咸大声曰：“卖乎？”意里赛曰：“然。吾因潜听吾主人夫妇商略，既鬻吾儿，并亦鬻君。一破晓，贩子即来索人。”汤姆闻言，如白昼入梦，稿立无言，退据小榻，以手掩面。克鲁哭曰：“天主怜吾！天主怜吾！然尚卜其事未确也。且汤姆何罪，乃至为主人遣发？”意里赛曰：“主人良非督责尔夫夫之过，主母以此事，亦力争久之。特主人负贩子债重，故欲以汤姆及吾子海雷抵之。意不出此二人，则贩子倾主人家，犹莫饜其欲。然吾主母之恩，深入腠理，吾没世不复敢忘。吾已以书抵主母，即行。吾自问心，亦万不能忍，想主母当能曲谅此心。”克鲁乃向其夫曰：“尔何不同行？使贩子将归南省，躬受楚榜！尔少停，吾为尔治行具。”汤姆遂下其两手，向意里赛曰：“吾不逃也。方闻尔言，贩子若不得此二人，且倾主人家。吾何忍听主人倾覆。吾自度受恩重，以主人故，必须一行。唯尔爱子心切，即逃，于理亦无甚悖。”言已，谓克鲁曰：“吾既行，主人必不薄待尔母子。”因到榻前，视其三子咸睡，乃面榻大哭不止。汤姆此哭，实自省万无归日，行犹死别，故其声甚哀而厉。